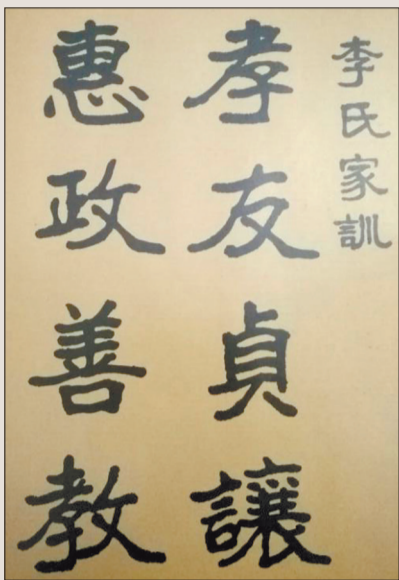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木华黎家族与洛阳(三)



家谱中的李氏家训

1 明朝的老家谱，  
为他们记下“来时路”

“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……”这首由席慕蓉作词的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，李孝斌唱得格外动听。

李孝斌是孟津常袋人，今年66岁。他是洛阳蒙古族祭祀协会的副会长，已多次前往内蒙古寻根祭祖，并与蒙古族女作家席慕蓉结下了友谊。和所有的洛阳木华黎后裔一样，他能知道自己“草原的孩子”，多亏了600多年前留下的老家谱。

那部珍贵的老家谱是李年修的，时间在明英宗正统六年(公元1441年)。

李年是武德将军咬儿的曾孙，住在松江(在今上海)。公元1368年，明朝建立时，咬儿已去世。他晚年让儿子们弃武从文，并“从木从子”，易姓为李，四子名叫李可用，五子名叫李可礼。

李可用善骑射，有大将风度。明军攻打松江时，他因“款附意缓”被贬河南，成了戍守洛阳的一名小官，也是洛阳蒙古族李氏的始迁祖。

起初，李可用家住洛城南关，后迁至城北邙山上的李家营，即今孟津县麻屯镇李营村。他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叫李英，次子名叫李茂。李英后来迁居南阳，留在洛阳的为李茂一支，至今已繁衍5000余人。

李可礼留在松江，走的是科举之路。他幼学《春秋》，16岁考中进士，曾主持河南省试，为国家选拔人才。在江西任县令时，他被朝廷升为文林郎，后来赴京述职，因病去世，享年54岁。

李可礼有个儿子名叫李萱，李萱生了李年。公元1441年，为保存家族记忆，李年修成《李氏族谱》，称“李出有元，札刺尔氏，世居鞞难河东”，并清楚地记载了木华黎后裔迁居洛阳始末。他在家谱序言中提出：“孝友贞让之行于家，惠政善教之及于人，胥可观诸后者。”今天，“孝友贞让，惠政善教”仍被洛阳的木华黎后裔奉为家训。

“明朝初年，洛阳和松江的李氏后人多有来往，因此洛阳存有李年所撰的《李氏族谱》。只是世事沧桑，两地之间后来渐渐不通音信了。”李孝斌说。

洛阳地处中原，与遥远的北国草原隔着千山万水，然而在洛阳的邙山上生活着蒙古族李氏后裔。他们早已融入农耕文明，只是在祭祀先祖木华黎的时候，内心深处的草原记忆就会鲜活起来。

木华黎被成吉思汗视为臂膀，其家族在蒙元时期地位极为显赫。他的后人改姓为李，也与家国命运分不开。

北国到中原  
家谱一线牵

首席记者 张广英文图

## 2 民国续修家谱，留住即将湮灭的往事

明初迁洛后，李茂生了四个儿子。随着人口逐渐增多，一些李氏后人离开李家营，开始迁往周边的西陡沟上寨、常袋等地生活。

西陡沟上寨，即今天的西工区红山乡上寨村，距李家营大约4公里，明末，李世用从李家营迁居至此，这里便成了洛阳蒙古族李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。民国时期，李氏后人续修家谱，上寨村的李献廷出了不少力。

据史料记载，李献廷是一名儒商，清末在洛阳西大街开了协和万药店，以药材齐全著称。当时，他与洛阳的社会名流多有结交，如举人周维新是他的亲家，“中州儒宗”许鼎臣是他的知己，翰林林东郊、举人杨思温及叶连三等，都和他过从甚密。

李献廷有一子，字正甫，是许鼎臣的得意弟子。李正甫年纪轻轻，博学能文，20岁能作《河南通志》。他后奉陕督军之命，随师入陕，不料积劳成疾，回来后抱病月余，于1923年冬去世，年仅22岁。

“李正甫留下一个遗腹子，名叫李天顺。李天顺天资聪颖，李献廷给他请了私塾教师，就是李家营的李世贞。”今年

86岁的李佑勋说，当时，李献廷筹划续修《李氏族谱》，李世贞便承担了这一工作。他走访各村，抄录碑碣，花了3年时间，终于集合族之力，在1934年完成了对明朝老家谱的续修。家谱中增加了辈序诗，还特别加入了李正甫的生平事略等内容。李献廷出资刊印300部，分发给各村的族人保存。

从李年初修家谱到这次重修，时间过去了将近500年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李世贞、李献廷等人的努力，许多往事就湮灭了。

迁到南阳的李英后人，也曾多次回到洛阳寻根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他们辗转找到李家营，说出了“锡家维绪业”的辈序诗，可见1934年重修家谱时，两地族人尚有联系。

“20世纪80年代，南阳唐河的李氏族人来上寨村寻根。我父亲李天顺还把他们领到家中吃了顿饭。”李永平说。

这次重修的李氏家谱，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。然而，正是由于它的存在，南阳的李英后人找到了自己的祖根。孟津籍作家李準也是在看过这部家谱后，又与元史对照，才确定了自己是元末明初遗落中原的蒙古族后裔。

## 3 盛世再修家谱，还原一段草原记忆

2005年，洛阳的蒙古族李氏再度续修家谱。这次修家谱的主编，就是上寨村的李佑勋，当时他已70多岁。

“其实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家族的来历。”他说。

李天顺不一样。他从小接触洛阳的社会名流，又师从李世贞，古文功底深厚。这次再修家谱时，将明朝《李氏族谱》翻译成白话文的工作，就是他完成的。

“我比李天顺小10多岁，是他的学生。”李佑勋说。2007年，李天顺等人还写了《洛阳的蒙古族后裔》一文，详细介绍了木华黎家族的来龙去脉。如今李天顺虽已去世，但他付出的那些心血，不会被人忘记。

是啊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：“家有谱、州有志、国有史，其义一也。”对洛阳的木华黎后裔来说，盛世再修家谱，似乎更有别样的意义。

据李孝斌介绍，自2005年起，他和上寨村、李营村等地的李氏后人一起，开始每年前往内蒙古寻根祭祖。2011

年，上寨村建起了木华黎祭祀地，与内蒙古方面的交流更多了。“这几年，研究蒙古族历史的专家和学者常来洛阳。”他说。

就在11月22日，木华黎祭祀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。他们从内蒙古远道而来，在上寨村参观结束后，又到李营村开了研讨会。其中，64岁的贺其叶勒图说，他来自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，老家在扎赉特旗。“扎赉特旗就是木华黎后裔在内蒙古的聚居地，那里建有木华黎广场，欢迎洛阳的族人常回去看看。”他说。

47岁的拜啸霖来自陕西大荔，是元英宗时丞相拜住的后人。这是他第三次来洛阳“探亲”，为了追寻家族的历史，也许他还要走更多的路。

如今，除洛阳和南阳的李氏、陕西的“拜”姓人等外，福建泉州还有“出”姓的蒙古族人，也是木华黎的后裔。当这些“草原的孩子”相聚在一起，也许就能还原一段属于自己的草原记忆。

(本系列完)



上寨村的木华黎祭祀地